

# 最后大决战

Reportages on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

The Final Decisive Battle

中国解放战争纪实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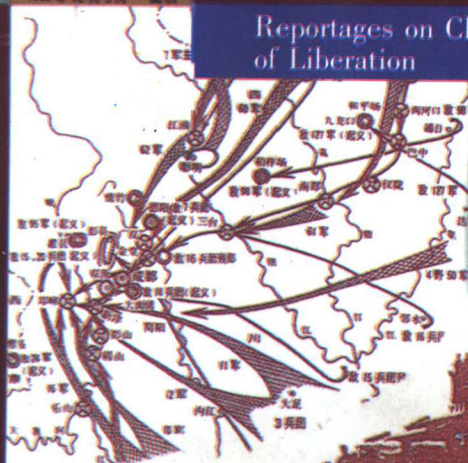
最后大决战

三大战役后两军大决战

陈宇著

黄河出版社

成都战役示意图



# 最后大决战

三大战役后两军大决战

● 陈 宇著

■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侯洪焰 张伟 袁本忠

封面设计 穆野梅海

**书名** 最后大决战

**著者** 陈宇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19号 250002)

**印刷** 济南书刊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50千字

**印次**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01—50000册

**书号** ISBN 7-80558-424-9/I·85

**定价** 16.00元



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路经郑州时与欢送者握手。



刘伯承司令员(右)、邓小平政委(左)、张际春副政委(中)在第二野战军指挥部。



1949年10月，刘伯承率部从武汉经长沙向大西南进军。这是在铁山渡口准备渡河的情景。



1949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贺龙、李井泉同志率领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进军西南，首先将胡宗南集团抑留在秦岭地区。后由陕入川，占领了川北和成都地区。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左一)、副司令员王维舟(左三)和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左二)在研究作战计划。



1949年12月19日,我第五兵团之十六军在峨眉县金口河歼敌川湘鄂绥靖公署三千多人,俘敌司令官宋希濂(左二)。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成都以北之德阳起义。这是裴昌会(右二)起义后见贺龙司令员(左)。





战争罪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1950年2月9日，川南军区部队在江安捕获。



这是被我俘虏的战争罪犯、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

## 内 容 提 要

以大量历史资料作“经”，奠定了本书的基础；以笔者亲自重走当年战地，采访大批当年解放军将士及国民党军队官兵和眷属的口碑资料作“纬”，编织成了本书。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继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广州，再迁重庆、成都时，图谋拚全力要在成都附近打一个像样的“川西大会战”。而毛泽东从战役一开始，就智高一筹，精心策划了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大决战。

这次大决战，是以第二野战军为主，3个野战军参加的一次大规模战略决战，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地域范围最广、战线最长的一次大决战。歼敌90多万，也是解放战争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大决战（三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淮海战役歼敌55万）。决战中，刘邓大军由湘鄂黔边撒大网到川西盆地，贺龙由陇南“三把尖刀”闯关入川，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营造的最后防线。国民党军兵团司令钟彬乌江被擒；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宋希濂兵败“历史怪圈”大渡河；上将省主席王陵基出逃两个多月后终落网；蒋军决战最高指挥部地址探秘、黄金事件等历史疑案都将在本书中披露或揭开神秘的面纱。战争虽然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片土地上仍时常出现许多怪事奇事，本书都将其缘由一一揭示出来。



# 目 录

- 第一章..... (1)
  - 1. 声北击东:毛泽东用兵如神 ..... (2)
  - 2. 解放军砸开川东大门 ..... (17)
  - 3. 乌江天险重飞渡 ..... (35)
  - 4. 毛泽东计在擒获蒋介石 ..... (55)
  
- 第二章 ..... (76)
  - 5. 兵临宜宾城下 ..... (76)
  - 6. 大渡河:“历史怪圈”里的追歼战 ..... (84)
  - 7. 喋血竹园铺 ..... (107)
  - 8. 南线:刘邓大军“一张大网”拉到了  
    川西盆地 ..... (120)
  - 9. 席卷大渡河尽头 ..... (132)
  - 10. 北线:贺龙“三把尖刀”破关入川  
    ..... (148)
  
- 第三章..... (168)
  - 11. 国民党上将王陵基入主四川 ..... (168)
  - 12. 八天逃亡走出了个“○” ..... (180)
  - 13. 望断长空天已绝人路 ..... (191)

- **第四章**..... (202)
  - 14. 大战前的新津犹如一座兵山 ..... (202)
  - 15. “黑虎队”潜行府河边 ..... (214)
  - 16. 彭镇血野大厮杀 ..... (225)
  - 17. 小城新津 7 昼夜大血战 ..... (234)
  
- **第五章**..... (246)
  - 18. 刘伯承出手绝招：“点穴”邛崃县城  
..... (246)
  - 19. 出奇兵“以一当十”首战大邑县城  
..... (256)
  - 20. 急决策“放弃大邑，固守邛崃” ..... (267)
  - 21. 地狱之门开启在高山镇 ..... (279)
  - 22. 十万火急：紧张到了军级总指挥亲  
    自带领勤杂人员出击 ..... (287)
  
- **第六章**..... (300)
  - 23. 临溪河——勒在蒋军脖子上的绞索  
..... (300)
  - 24. 主战场军田坝：战后数年落雨地上  
    仍流血水 ..... (312)
  - 25. 蒋军川西最高指挥部揭秘 ..... (325)
  - 26. “天下第一军”的覆灭 ..... (337)
  - 27. “古堡虎穴”中的舌战 ..... (347)

●第七章.....	(359)
28. 混战中捉俘虏的“小品剧”接连上演 .....	(359)
29. 第十八个戴绒线帽的老年人? .....	(369)
30. “6麻袋黄金”之谜 .....	(380)
31. 捞金者浴火 .....	(389)
32. 决战近尾:毛泽东、蒋介石同在郊野 弄杯 .....	(400)

# 第一章

这是一坛启封最晚、窖藏了40多年的陈酿老酒。

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一场大战，一场最后决定胜负的大决战，因为战后对许多当时的作战情况不明，40年后才召开第一次专题研讨会。而同时期的诸如辽沈、平津、淮海大决战早已是家喻户晓，开了数十次专题研讨会了。这一个“晚”字里面，不知包含了多少说不清、道不完的故事。

时光熬过了一代人，而置身于这场最后大决战的当事者和后来者，至今却对此战中的许多问题仍朦朦胧胧，或根本不知道，这着实让人久思不解。

40年，在人生中可说是一段比较长的历史。而这最后大决战的真实情况及探讨，却是一个带着历史疑团“活”到40多岁的“战史研究中的侏儒”。比如：

1989年10月，全国首届西南战役史学术研讨会在蒋介石最后逃离大陆的地方成都召开，论及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终失败，至少有5种说法。其中有的讲当年有人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秘密转送给了共产党军队。但空口无凭，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要靠真凭实据来说话——

“你说你蒋介石的最核心机密作战计划送给了共产党，那么你送给了谁？”

“解放军收到这个情报没有？对西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多大作用？”

“又有哪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为你作过证明？”

“你送的那个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现在又在何处呢？”

这些问题，自然无一人能圆满地回答得上来。那些自称秘送过作战计划的当事者多年来也曾想尽办法，查遍了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当年担负解放大西南任务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作战档案，但都一无所获。这个问题似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又是几年过去了，那些原当事者也似乎死了这个心。

一次纯属偶然的机，笔者在散乱的档案堆中竟巧合地翻到了这个标有收电人“林(彪)、谭(政)、肖(克)并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以及有详细收发时间和来源的《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电报档案资料，其文字内容完全和当事者的回忆情况相吻合。

一个窖藏了近半个世纪的未解历史之谜即将在下文中揭开。

## 1. 声北击东：毛泽东用兵如神

“我就不信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知道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作战计划。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娘希匹！”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在台湾岛忿忿不解地破口大骂。

是的，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惨败后，本寄希望依靠大西南险地，像仅仅几年前的抗日战争一样，再圆建陪都于重庆之梦。他曾经向美国杜鲁门发誓说：“国民党在大陆只要有一个插旗杆的地方，就一定能光复失地，别说还有大西南这么一块天赐宝地。”

然而，蒋介石在大西南的军事部署每次却都恰好落在毛泽东的圈套中，这使蒋介石非常地不理解。他明明看到毛泽东是由正面打来，各种情报也都证实这一点，但当他伸出拳头出击时，毛泽东

却从腋下猛打过来。蒋介石退守台湾每每闭门思过，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在军事上输给了毛泽东，是因为他的判断有错误。同时，他也怀疑其内部出了问题，但究竟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却并不清楚，怀疑只能仅仅是怀疑而已。

蒋介石做梦也不曾想到，就在他策划西南战役作战绝密方案时，毛泽东的“手”已悄悄伸到了他的口袋里。只有几个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结束仅5天后，这个在“绝密”两字下又标有重重符号的《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即以惊人的速度神奇地从重庆飞到了北京毛泽东的手中。一场国、共两党的最后大决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蒋介石从此逃离大陆，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对此，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在苦苦思索中，是有充分理由判断毛泽东一定对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可毛泽东为什么能知道得那么清楚，蒋介石至死都没有解开这乱麻一样的谜团。

那么，这个如此机密的作战方案是如何出三峡到了毛泽东之手的呢？让我们还是把历史的镜头摇回到1949年最后的岁月。

解放前夕的重庆，市西郊山洞蒋介石的住所会议室内一片严肃气氛。会议室外，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分四层把这栋房子围了个严严实实，每层又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如此这般戒备森严，那怕是一只老鼠也别想从门前溜入会议室。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

一张长长的椭圆形大餐桌放在会议室中央，蒋介石的位置在桌子一头的正中间，他背后悬挂着一张十万分之一比例的西南地区军事地图。其余与会人员围桌而坐。蒋介石开场说道：“各位将领能在时局艰困危难之际，仍忠心耿耿，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信，国际危机尚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以待国际时局转化，定能反败为胜。因



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方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

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见蒋介石不再讲了，便让本长官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开始作“敌情报告”。大地图下，参谋人员随着徐远举的报告声在地图上用标杆指点着。从地图上可看出，解放军正由川北、川东两个方向形如一把巨大的铁钳，张开钳口向西南挤来。但从全国局势看，解放军在此时还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扳动两个钳柄，那么，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又在何处呢？这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众将领现在最关心的事，也是今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徐远举的报告结束后，继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作“情况判断”。他说：“刚才徐处长讲了。请看这里，兰州失陷后，共军很可能停止前进。我们判断这股共军除就一部兵力攻占青海的西宁外，其主力必将先进逼西南，统一关内，然后再染指新疆。如果这样，四川就首当其冲。请看这边。”

沈策把标杆指在川东方向，继续说道：“自衡宝战役后，共军没有向西行动的动向，鄂西、湘西一带比较平静，没有共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何况这个方向地形险阻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鄂西北虽然有一部分共军游击队活动，但兵力不大，也没有增加兵力，不像有向四川进军的准备。因此，我们判断不会从川东方向来。你说是不是这样？宋主任。”

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点头表示赞同，沈策的嗓门为此也提高了许多：“那么，请向这边看。川北方向，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便利，共军从这个方向是比较容易运送大部队的。当前，川东方向的两湖方面没有发现共军大部队活动，只有兰州这边有大兵团活动。徐处长的报告已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据以上判断，共军绝不会舍近求远，他们占领兰州后，必然南下图

我四川，采取三国时代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战术：一路直接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强攻南来。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是不会忘记三国这段历史的。”

“对的，这毛泽东是很懂《三国》的！”蒋介石听到沈策提到毛泽东的名字，立刻插话说。沈策见蒋介石应声附和，更是得意，又说道：“总裁说的极是。从历史上考察，历代兵家入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若由川东逆流而上，则不使用兵。基于上述判断，我主张调四川4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门关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实际上，沈策的这段宏论是蒋介石早就想定的。蒋介石在沈策讲完后，见众将领并无异议，显然很高兴自己原来的判断能被大家所接受，遂果断地决定把大西南国民党军主力放在川北：编罗广文、陈春霖3个军为第十五兵团，从川东开赴川北广元，在剑门关一带布防，与陕南的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防线。于是，蒋介石这个以川北为大西南防线重点，沿川、黔几千公里围成一大圈的所谓固守大西南军事部署开始付诸实施。

蒋介石为此部署很是自鸣得意，因为他的情报机关向他提供的情报也证明，担负进军大西南任务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主力从江浙战场退下后，不是直接向西挥师入川，而是走了一个“驼峰”，顺津浦线向北再走陇海线朝西直奔川北而来。

然而，蒋介石的判断却正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反。早在蒋介石的重庆军事会议前，毛泽东对西南战局即胸有成竹，指出：“对西南敌人作战，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在作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军之四兵团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10月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再西出昆明；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

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西南国民党军主力于川西盆地。

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即开始着手考虑和部署进军大西南的军事行动。第三兵团在参加渡江战役后的追歼战中，于6月底即从浙江金华、兰溪等地奉命停止向南追击而北移，7月10日后进至芜湖、当涂、宣城、安庆等地区整训待命。这个月中旬，兵团司令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便专程到南京向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汇报部队情况。

谢富治先汇报说：“当前部队的思想非常活跃，普遍认为应乘胜进军大西南，活捉蒋介石。但也有一些同志因为胜利产生了大功告成、贪图享受的思想。认为从太行山转战到江南，打了大半个中国，现在该松口气，歇一歇了。”

“噢！还有什么？”刘伯承、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听着。

陈锡联接着说道：“有的猜测说，二野的刘、邓首长都是四川人，对西南情况熟悉，解放大西南的光荣使命八九不离十会落到我们二野的肩膀上。为此，各部队的请战、求战情绪都很高。”

邓小平听着汇报，为第三兵团干部战士高昂的求战情绪而高兴。他站起来笑着说：“我们的战士很有战略眼光嘛！”他说着走到地图前，兴致勃勃地用手指着地图说：“我军渡江作战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不管是正规军也好，地方军也好，就算把他们的后方机关人员统统加进去，也不过150多万人。这些敌人现在主要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台湾等地区，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了。”

刘伯承点了点头，与邓小平相视笑了笑。邓小平又说道：“蒋介石很狡猾，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们呢，也决不会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中央军委已经发出指示，命令各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前